

THEY'RE
WATCHING

一场无助的死亡之旅就此展开……

窥杀

Gregg Hurwitz

〔美国〕格雷格·赫尔维茨 著

韦汉 译

Gregg Hurwitz

窥杀

〔美国〕格雷格·赫尔维茨 著

韦汉 译

THEY'RE
WATCH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窥杀 / (美) 赫尔维茨 (Hurwitz, G.) 著; 韦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11

书名原文: They're Watching

ISBN 978-7-5447-3210-9

I. ①窥… II. ①赫… ②韦…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88702号

They're Watching by Gregg Hurwitz

Copyright © 2010 by Gregg Hurwitz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Hachette-Phoenix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China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Priest Agency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GlobalBookRight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621

书 名 窥杀

作 者 [美国] 格雷格 赫尔维茨

译 者 韦汉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王怡翮 张荣梅

原文出版 ST MARTIN'S PRES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info@hachette-phoenix.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http://www.hachette-phoenix.com>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889×1270毫米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276千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210-9

定 价 3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凯莉 麦克马努斯，是她把这个城市介绍给我。

对于一个具有天赋的傻瓜来说，凡事皆有可能。

——无名氏

楔子

一个急转弯！我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尽力不让身体在驾驶座椅上滑动。这时候，要是让压在大腿后面的那把刀翻过来，它很可能在我的腿上开个大口子。我特意把刀藏好，刀口向内，刀柄向外，随手就能拔出来。橡胶烧焦的气味从仪表板通风口吹出来，令人恶心，我忍住了再踩油门的冲动。当然，如果不是约定好时间，我才不会冒险，超速很容易被警察叫停罚款。

汽车从狭窄的道路疾驰而过。我的手在出汗，心里一直惶恐不安，肾上腺素激增，几乎透不过气来。我看了看时钟，又看看前面的路，再看看时钟。看到离约定地点只剩下几个街区的路程，我急忙刹车，轮胎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我把车停在路边，迫不及待地推开车门，伸出脖子往排水沟里狂吐。附近草坪上，一个园丁在推着一部突突响的割草机，他很茫然地看着我的狼狈样。

我迅速缩回身子，在座位上坐正，擦干嘴巴，开着车慢慢地往前爬坡。按照路标指示，我驶进了通向私人住宅的小路，几秒钟后一堵石墙就进入了视线，接着那熟悉的铁门就出现在眼前。我急忙跳下车，输进密码。铁门摇了一下，徐徐地往里开。一条铺好的车道沿着围墙通向庄园的后院，路的两侧栽有蓝花楹。车开到了尽头，终于看到那栋宾馆楼。白色的墙壁，泥瓦屋顶，屋顶斜度不大，门廊很高，楼房比我们这条街上的一般房子还要大。

我把车停靠在紧挨着房子的仙人掌种植带边上，靠近楼梯口，两手

放在方向盘上，尽力平稳呼吸。周围阴沉沉，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一眼望去，整个庄园掩映在灰暗的黄昏里，透过参差的树枝，主楼若隐若现。头上滴下的汗水刺痛着我的双眼。楼梯就在我驾驶室窗口一侧，梯子太陡，看不到上面的门廊。除了楼梯的竖板，其他我几乎什么都看不到，我想他们是有意这样安排的。

我屏住呼吸，耐心等待，认真观察周围的一切动静。

最后，终于听到楼上吱的一声，门开了，接着是一声脚步声，又是一声脚步声，在我的视线尽头出现了一只男人穿的靴子。他的右脚先往下迈，接着我看见的是膝盖，然后是大腿、腰部，磨损了的工装牛仔褲，一条很平常的黑色皮带，T恤也许是灰色，看得不太清楚。

我的右手不自觉地抓住刀柄，握得太紧，手心隐隐刺痛。一股热气直冲脑门，我紧鼓着腮帮，连气都不敢出。

他走到楼梯口，停下脚步，离我的车窗只有一步之遥，车顶挡住视线，只看到他的下半身。我很想弯下头去看他的脸，但他们已警告我不要这么做，他确实靠得太近了！

只见他抬起指关节，轻轻地敲打了一下车窗玻璃。

我连忙用左手按下按钮，玻璃窗缓缓下落。这时，大腿下凉飕飕的刀似乎在提醒我，我要马上瞄准他的胸口，就是肋骨下方的那一点，可是我不能鲁莽，我得先弄清我想知道的东西。

只见他另一只手突然伸出来，穿过正在打开的窗口，把一个拳头大的东西丢进来，那东西重重地击中我的膝盖后落在车内。

我低头一看。

啊！是一枚手榴弹！

吓得我几乎要晕过去，慌忙伸手去抓。

说时迟，那时快，我的手指还未碰到手榴弹，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第一章

十天

大清早，像往常一样，我穿着休闲中裤走出房门，走过门廊冰冷的石板去取晨报，报纸早就躺在破洒水机漏水形成的小水洼里。

马路对面的公寓属于洛杉矶贝莱高档住宅区，晶亮的玻璃门窗映现出天边的灰云，沉闷的气氛就像我现在的心情。

与往年一样，洛杉矶的冬天又姗姗来迟。它像个懒汉磨磨蹭蹭地起床，不慌不忙地抖落睡意，慢慢地抬起头来，换上冬天的本来面目。虽然冬天迟到了，但还是来了，它把温度计上的水银柱打压到五摄氏度以下，还用露水给停靠在屋外租来的豪华轿车涂上了一层釉。

我捞出滴水的报纸，幸好还有塑料袋包裹着它。回到屋里，我一屁股坐在客厅沙发上，迅速打开袋子，拽出《洛杉矶时报》，翻到娱乐版。出乎我意料的是，一张装在透明盒子里的光盘滑落在我的膝盖上。

我仔细端详这张光盘好一会儿，然后把它翻转过来。这是一张没有任何标志的光盘，与我们通常批量购买来刻录的空白光盘没什么两样。奇怪！我心中突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我站起身，随后又跪在一张盖毯上，把光盘塞进DVD播放机。因为怕吵醒艾瑞娜，我关掉了环绕音效，坐在地板上，盯着等离子屏幕。这个显示屏还是我和艾瑞娜在银行账户里的存款金额火速飙升时不假思索买下的。

屏幕上出现了一些跳闪扭曲的图像，紧接着是一个持续稳定的窗口特写镜头，窗帘是植园式百叶窗，不完全封闭。透过窗口，我能看到里面的镀铬毛巾架和一个长方形洗漱台，窗框边是深蓝色外墙。这个情景让我一下子回过神来，我对这些镜头的熟悉程度如同对自己的影像，然而又觉得出奇地陌生，因为这些镜头竟出现在这样的光盘里。

那是我们楼下的浴室，图像是从外面的窗口拍下来的。我心底一沉，心中充满恐惧。

这段录像比较模糊，有颗粒感，很像数码拍摄画面。景深没有压缩，因此不可能是变焦镜头。我猜测是拍摄者在拍摄时有意离开窗格好几英尺，避免拍到自己的影子，所以拍摄的镜头都是静态的，也许是用了一个三脚架。录像里没有声音，这种绝对的寂静直穿透我的脊梁，让我不知所措。

镜头透过窗户及半开的浴室门，可以看到客厅的一小部分。大约有几秒钟的定格。这时，浴室的门突然往里推，只见我走了进来，能从我的脖子看到膝盖，百叶窗把我刻成了斑驳的身影。我穿着蓝白相间的休闲中裤，走到马桶前小解，背部几乎看不到。镜头又聚焦到我肩胛骨上轻微的淤青。我在洗漱台前洗手、刷牙，最后离开浴室，接着就黑屏了。

看着镜头里的自己，我几乎已经要咬碎钢牙。我愚蠢地扫了一眼自己的下半身，看看自己今天穿了什么裤子——是格子绒布中裤。刚才看到的淤青，是上星期后背撞到柜门留下的。我正在回忆撞伤是哪天时，背后厨房里传来叮当声，艾瑞娜开始做早餐了。我们住的两层楼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由于有开敞式的宽走廊，声音很容易传导。

如此蓄意且直截了当地将光盘塞进报纸的娱乐版，这令我目瞪口呆。我不由自主地又启动了DVD播放机，按下“播放”键，又重新看了一遍。难道是个恶作剧？可是内容很乏味，其实，什么也算不上，只是

让人很不安。

还在咬牙切齿的我站起身，拖着沉甸甸的步子上楼梯，路过工作室，从工作室可以看到米勒家那更大的院子，最后走进卧室。我对着镜子，仔细端详自己的肩胛骨：一样的淤青、一样的位置、一样的大小、一样的颜色。嵌入式衣柜后面是洗衣篮，在脏衣服堆的最上面，正是那条蓝白相间条纹的休闲中裤。

昨天拍的。

我穿戴停当，又回到客厅，推开沙发上的毛毯和枕头，坐到沙发上，再一次播放光盘，播放时长总共一分四十一秒。

即便这只是个无聊的玩笑，但也是我和艾瑞娜现在最不想处理的事。我不想让艾瑞娜心烦，但却不想瞒着她。

我还没来得及想出好办法，艾瑞娜此时端着早餐托盘走了进来。她刚洗过澡，穿好了衣服，左耳后的发际上插了一朵蝴蝶百合花。花是家里的暖棚种出来的。百合与头发的栗色波浪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本能地关掉电视，艾瑞娜扫了一眼，目光落在DVD机上亮着的绿灯。她换了一只手抓紧托盘，另一只手的大拇指轻抚无名指上金黄色的结婚戒指，紧张地抽搐了一下。

“在看什么呢？”

“是学校的事，”我说，“不用担心。”

“我为什么要担心呢？”

我们都不再说话。我努力思考应该说些什么好，很勉强地耸了耸肩膀。

她歪着头，指着我左手指关节的薄痂。“怎么弄成这样，帕特？”

“被车门夹的。”

“最近车门很反常。”说着，她把装着早餐的托盘放在茶几上，有荷包蛋、烤面包、橙汁。我注视着她：淡褐色的皮肤，栗色浓密的头

发，又黑又大的眼睛，三十五岁，比我大一岁，但优质的基因使她看起来年轻好几岁。虽然在圣福尔南多峡谷长大，但她是个地中海混血儿，身上有着希腊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甚至有点土耳其人的基因组合。她就是每个民族精华部分的浓缩，至少，我一直这样认为。我看着她，脑海里立即浮现出我们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吃饭时我的手总会放在她腿上；她睡醒时我会抚摸她温暖的脸颊；看电影时，她的头就搁在我的臂弯里。想到这些，我对她的火气就开始消退，目光又转向没有图像的电视屏幕。

“谢谢！”我对着早餐托盘点点头。拙劣的侦探工作已经让我比平时慢了十分钟，我的急躁不安很可能早就暴露无遗。她皱着眉头走了出去。

我没有吃早餐，直接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再次步出前门，绕着房屋走，来到面朝米勒家的那一边。当然，窗口下方的湿草地上没有偷拍者的踪迹。偷拍者没有落下火柴盒、烟蒂或手套之类的东西。我往边上走，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角度，一种不祥的预感向我袭来。我扭过头先扫视了一侧，然后又扫视另一侧，心中很不踏实。回过头盯着百叶窗板条，目光穿过缝隙，感觉自己离奇地痉挛了一下，很模糊地期待看见自己穿着条纹中裤再次走进浴室。

但现实是，艾瑞娜出现在浴室的门框中，正看着我。

“你在做什么呢？”她高声说道。

受伤关节的疼痛提醒我自己的手握得太紧了。于是，我松了一口气，同时松开了双手。“检查一下栅栏，有些都歪了。”我像白痴一样指着栅栏——看，就是那里的栅栏。

她干笑一声，一边坐在马桶上，一边用手把百叶窗拨成遮闭状态。

我走回屋里，坐进沙发，第三次观看了光盘。看完后，我退出光盘，仔细辨认上面模糊的商标。我通常会把这种便宜的光盘放在数码录

像机中刻录电视节目，然后拿到楼下看。但对方似乎有意没在光盘上留下任何标记。

艾瑞娜走了过来，盯着食物托盘说：“我保证没有投毒。”

我勉强地挤出一丝微笑，抬起头来时她正走向楼梯口。

我把光盘扔到破旧的凯美瑞轿车副驾驶座上，站在开着的车门边，感受车库周围的寂静。

我曾经钟爱这座房子。它坐落在穆赫兰附近的科梅尔大道坡顶，与对面泥灰斑斓的公寓和邻里购物区共享一个街区。房价不菲，但我们还勉强负担得起。我们这半边街道上都是独门独户的房屋。我们更喜欢想象自己和邻居们住在一起，而不是住在彼此远远相邻的房子里。我为自己能搬进这样的住处感到自豪。我购买新的号码牌，修好门廊灯，铲除年久破败的玫瑰丛。一切都打理得如此精心，一切都充满着生机和希望。

过往车辆的声音充斥着我四周黑暗的空间。

我按了一下开启车库大门的按钮，在自动门徐徐上升之际就弯腰钻了进去，然后，从房屋的侧门绕回来，经过垃圾桶。从可以俯瞰厨房水槽的窗口也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客厅，我看到艾瑞娜正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她穿着睡衣，膝盖上的咖啡杯正冒着缕缕蒸汽。她一本正经地端着咖啡杯，但我知道她不会喝。她会哭到咖啡变冷，然后把它倒进水槽。尽管我知道这时应该进去安慰她，但被心中残留的一丁点傲慢所困，像往常一样，我好像被钉在地上似的，站着一动不动。屋内，与我同甘共苦十一年的妻子在哭泣；屋外，我，被一个无声的烦恼搅得六神无主，一片迷茫。片刻之后，我默默离开窗口。莫名其妙的光盘已经把我脆弱的神经挤压到了极点。我不想通过偷窥艾瑞娜哭泣来惩罚自己，起码今天早上不会。

第二章

在我成长的记忆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电影相比。破旧的低价影院日场门票仅售两美元二十五美分，骑自行车一下子就能到。那时我才八岁，常用收集饮料罐赚到的几个二十五美分硬币来买门票。星期六，电影院是我的课堂；星期日，它就成了我的教堂。在那些岁月里，《特隆》、《神枪小子》、《致命武器》就是我的玩伴、保姆和老师。坐在不时闪烁亮光的黑暗中，幻想着自己是电影里的任何一个角色，而不再是那个来自波士顿郊区的无趣的帕特。每次看到最后，大屏幕上字幕滚动时，我甚至不敢相信那些都是真人的名字，他们是多么幸运啊！

当然，电影并不是我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我还打棒球，父亲常引以为傲。我读了不少书，母亲也因此颇感欣慰。但我童年时期的很多梦幻都或多或少会受那些电影的影响。在奔跑着接飞来的棒球时，我会想到电影《天生好手》；骑着十挡变速自行车时，我会祈祷自己能像《E.T.外星人》里那样飞起来。我一直感激电影给我平淡的童年生活注入了那么多令人兴奋的奇思妙想。

“追逐梦想”，我在高中指导教师那里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当时，我坐在老师的沙发上，低头凝视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装的招生手册。“追逐梦想！”名人潦草的签名留言中十有八九都有这句话。

每一期奥普拉脱口秀里的成功故事中也有这句话，紧张得汗流浹背的告别演说者也会套用这句话，甚至连算命先生也要引用这句话。电影《追逐梦想》引领我一路走来，走南闯北：作为地毯清洁工的儿子，为了生计，从一个陌生的文化群体走到另一个陌生的文化群体中，从岩石嶙峋的海岸线走到开阔平坦的海滨，从穿着考究、表情强硬、说话刻板、穿着厚重滑雪衫的波士顿人，变成一个说话慢条斯理、穿着休闲无袖紧身背心、喜欢冲浪的加利福尼亚人。

和每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一样，我要将理想付诸行动。搬到宿舍的第一个礼拜，我就抱着苹果电脑写剧本，甚至都懒得拆行李，整理房间。不管我有多热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活，在洛杉矶我还是个局外人，像一个光看不买的顾客，只能用鼻子贴着橱窗玻璃往里看。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在洛杉矶，每个人都是局外人。有些人稍微好一些，但也不过是和着音乐点点头打打拍子而已。大家都在“追逐梦想”，“永不放弃”。

我的第一次鸿运来得很早，但像多数珍贵的东西一样，得到它完全出乎意料，而且，它根本不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大学新生晚会上充斥着喧闹的笑声，十几岁的孩子已经懂得言不由衷，故作姿态。她倚在门边的墙上，一副置身事外的神态，可她那双活泼好动、睿智的眼睛却背叛了她。她不可能孤身一人，甘于寂寞。于是，我喝了一杯桶装的温啤酒壮壮胆，向她走了过去。

“你好像很无聊。”

那双乌黑的眼睛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有什么建议吗？”

“建议？”我支支吾吾。

“是要为我解闷吗？”

她美丽的容颜着实令我局促不安，不过，我还是希望我的紧张没有表现出来。

“看起来这很可能是我一生面临的挑战。”我答道。

“你准备好了吗？”她问。

就这样，我和艾瑞娜一走出大学校门就结婚了，我们对结婚从来就没有什么异议。

我们俩是同学中结婚最早的。租用男士晚礼服，订了镶裙边的三层蛋糕。所有人艳羡的目光都盯住我们俩，就好像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新娘伴着亨德尔《水上音乐》的节奏缓缓走过。艾瑞娜光彩照人。在婚宴上，她的美艳令我窒息。我呛了好几次，几乎无法喝完杯中的美酒。

十年来，我一直是高中英语教师，同时也写剧本。学校课程表给了我充足的时间自娱自乐：下午三点放学以后、节假日、暑假。我常常给业内朋友的朋友寄去电影剧本，不过总是没有回音。艾瑞娜从来没有抱怨我把时间消磨在键盘上，相反，她很高兴我能从写作中得到乐趣，我也同样支持她把时间花在草木种植和设计图上。

自从一起从迎新晚会上溜出来后，我们就始终保持着一种平衡感——不过于缠绵，也不过于疏远。

我们都不想出名，也不想太富有。虽然听起来很平庸，但我们只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只要我们能身心愉快。

然而，我的耳边总是回旋着电影放映机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我无法放弃好莱坞之梦。不过，我想得最多的并不是戛纳电影节的红地毯，而是在放映机旁观赏电影演员说着我写的台词——不管什么样的演员。不管什么样的电影——哪怕只是用多倍变焦镜头拍摄、低成本创作、用一闪一跳的十六英寸屏幕播放的影片。这才是我想要的。

大概一年前，我在一次野餐中遇到一位经纪人，她对我那部写阴谋的剧本很感兴趣，剧本名字是《窥杀》。故事讲述一个投资银行家家在地铁站突然停电的情况下错拿了他人的笔记本电脑，之后其生活也随之彻底改变，黑帮杀手和中情局特工开始肢解他的人生，就像纳斯卡赛事

（美国全国运动汽车竞赛）的工作人员换轮胎一样迅速。他的生活一团糟，爱妻也离他而去。当然，他最后还是赢回了妻子的爱。虽然最终遍体鳞伤，但他变得更加睿智，对生活也多了一份领悟。情节不是特别新奇，但行家还是觉得剧本写得不错。最后的结果令人兴奋，我得到一笔小额稿费外加可观的修改费。甚至在业界，我也受到了捧场，《综艺》杂志刊登了我的照片，还有两个专栏文章专门介绍我：一个中学教师的成功之路。那年我刚三十三岁，而且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人们常说：

追逐梦想，

永不放弃。

或许另外一句谚语更为恰当：

愿望成真必招祸，福兮祸所倚。

第三章

在偷拍光盘被夹进晨报之前，我的隐私早已难以保护。我有一个小天堂——装了软垫的内室，六英尺长、四英尺高，当然还要有六扇可以调节的窗。这简直是一个移动水族馆，也是一个流动牢房！这是我唯一的私密空间，在这里，我不用担心在痛哭之后有人看到我狼狈的样子，或者看到我在安慰自己：明天我的工作就会好起来。我的这部车已被撞得基本上不成样子，尤其是仪表板，凹塌的塑料外壳，碎裂的面板罩在里程表上，空调的调节旋钮几乎已经失灵。

我把车停在贝莱食品超市门前。穿过货架的过道，我拿了一根香蕉、一袋什锦坚果，还有一瓶冰红茶。红茶中添加了银杏、人参以及其他一些补品成分，用来提神，避免打瞌睡。当我走近收银台的排队通道时，一眼就看到了基思·康纳，他在《名利场》杂志的封面上凝视我，身子横卧在浴缸里，里面盛满了树叶而不是水，一行标题大字写着：“康纳保护绿色，保护环境。”

“艾瑞娜还好吗？”比尔一边问，一边示意我往前移动。一位焦急的母亲带着孩子站在我身后，还很不耐烦地向我咧嘴笑了笑。

我脸上马上堆起笑容，这是一种本能，像紧张时就微笑一样。

“好，谢谢！”